

第 一 章

国际大逃亡

十月革命轰轰炮声掀起“红色风暴”，
百万白俄逃亡大军惶惶冲向世界各国。
数十万逃亡者蚊群般越过我边境，
盗匪遍野战乱四起，我百姓遭祸殃。

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随着高寒地带和西伯利亚的特有飓风，传遍五洲四海，震撼了几千年延续而来的阶级社会剥削者压迫者的统治宝座，诞生了新生的苏维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她宛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整个世界。

十月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旧俄国的污泥浊水。在苏维埃政权强大的红色恐怖下，反对苏维埃政权、仇视无产阶级革命的俄国白卫军军官、贵族、地主、资本家、官僚，带着被他们裹胁的亲友和大量平民，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苏联，流窜到中国、欧洲和美洲各地，造成了白俄遍全球的历史现象。他们和在其之前来到世界各国的俄国官吏、商人，被统称为与“赤俄”相对应的“白俄”，又因为他们失掉了国籍，所以又被称为“无国籍人”、“无国籍白俄”，伪满洲国政府称之为“在满俄罗斯无国籍居民”。

一、白俄流亡者

究竟有多少白俄跑到世界各国？

伟大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921 年 3 月 9 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讲到白俄难民大逃亡问题。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流亡国外的白俄侨民有 200 万人。1983 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做过权威性估计，流亡苏联国外的白俄总数不下 250 万人。

随着苏联国内局势的逐渐稳定，苏联政府采取正确的对白俄政策，一些白俄侨民逐渐返回苏联，流亡在国外的白俄难民人数逐渐减少。

据世界难民事务最高委员会 1929 年 5 月 1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难民会议上公布的数字，到 1929 年初，世界各国白俄侨民总数为 95 万人，其中：法国 30—40 万；德国约 10 万；波兰近 10 万；中国 8.8 万；罗马尼亚 7 万；拉脱维亚 3 万；塞尔维亚 2.7 万；保加利亚 2.5 万；爱沙尼亚 1.7 万；芬兰 1.4 万；立陶宛 0.8 万；意大利 1154；西班牙 500；丹麦 300；伊拉克 222；巴勒斯坦 30。

中国研究白俄问题的学者汪之成认为这个数字未包括流亡到美洲的大批白俄难民，国际劳工局的统计数字未包括 17 万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也未全部计算进去。他认为 1928 年前后逃到世界各地的白俄难民总数在 110 万人以上。

汪之成在所著《上海俄侨史》一书中，认为与欧洲各国的白俄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况相反，在华俄侨人数却逐年有所增长：1916 年中国海关统计为 55235 人；1928 年春国际劳工局统计为 76000 人；1929 年春国际难民事务最高委员会统计为 88000 人；据中国外交部统计，1929 年夏，侨华白俄总数 95672 人，而据上

海侨文报刊估计，1935 年夏，旅华俄侨人数已增至 135000 人。

这里，汪之成先生未讲 20 年代初的逃华白俄人数，笔者认为，在 20 年代初的举世罕见的那次白俄大逃亡中，从海路和陆路逃到中国东北、上海、新疆等地的白俄难民应在 20 至 25 万人之间，然后向长春、沈阳、北京、天津、汉口、青岛等城市发展。

二、俄国革命与流亡者

笔者认为，250 万白俄难民逃亡到世界各地，随着阶级地位、国籍所属、经济状况的巨大变化，他们在举世罕见的大逃亡中，也经历了类似华人、犹太人一样的苦难，他们也像华人、犹太人一样，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其聪明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白俄奇迹，对世界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一定影响。

与遍布全球的华人和犹太人不同的是，日本投降后，流落在中国等地的白俄难民大都已返回苏联，使白俄大逃亡成了一种历史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它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在政治方面，流浪白俄与世界法西斯运动有密切关系。在欧洲，某些（白俄）流浪者还向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施加了不小影响，少数人最后终于在第三帝国占有负责职位。白俄逃亡者绍布内-里希特把从流落到德国的 25 万白俄中选拔出的最仇视布尔什维克的集中起来，得到大笔经费，与德国国家主义者、右翼分子勾结起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奥弗保”（重建）的德俄民众阵线，1921 年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巴特赖兴哈尔召开俄国君主主义者大会，他以巨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结交了钢铁大王弗里茨·赛森、坦能堡的实力派埃里奇·鲁登道夫，因而很快引起希特

勒的注意，希特勒把他作为“向上流社会获取资金和沟通关系的理想媒介”，两人“都感到互相有一种直接的吸引力”，正当他们联手创建法西斯党的时候，1923年11月9日，那是在啤酒暴动期间，绍布内－里希特同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雷西登大街手挽手前进的时候，警方一颗子弹突然结束了他的生命。绍布内－里希特在受了致命伤就要倒下之际，把未来的德国元首拖向人行道，希特勒因此躲过头上的一阵弹雨而捡了一条命。

绍布内－里希特死后，他的伙伴艾尔弗雷德·罗森堡等人成为希特勒的忠实伙伴，如果说绍布内－里希特为希特勒打开了金钱与社交的门路，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则指导过希特勒研究俄国革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升任法西斯德国主管东部占领区管理部的头子，担任希特勒的意识形态顾问。

在远东，流落中国的白俄分子罗扎耶夫斯基、马特科夫斯基等以希特勒、墨索里尼为榜样，组织起法西斯组织，与流浪到美国的旺夏茨基联合起来，利用美国一个寡妇的雄厚资金，拼凑起俄国法西斯党，卖力地推进法西斯运动，成为臭名昭彰的法西斯分子。

在经济方面，流浪白俄在世界各大城市开办大小不等的商店、旅馆、饭店、洗染房、理发馆等，在哈尔滨、上海、天津、东京、芝加哥、巴黎、维也纳、柏林、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世界著名城市，白俄搞经济活动涉及的面非常广，几乎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重要领域，不少白俄依靠非凡的聪明才智和经营技巧，有的经商致富成为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有的成为中国洋行的高薪职员，有的成为五花八门的生财有道的自由职业者，形成了不少类似于天津小白楼的著名白俄生活区，白俄酿造的俄罗斯克、白兰地、葡萄酒等都是颇有名气的抢手货，白俄的经济活动和建筑风格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小影响。

在文化方面，白俄离开故乡流浪各地，为生活所迫特别重视

文化教育，他们在各地都开设俄国学校，培养白俄子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兴办了大量的文化设施，出版各种俄文报纸，宣传白俄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方式；开办印字馆，专门承印俄文书籍；建立俄侨图书馆和书店，经销俄文书刊杂志，扩大白俄的社会影响。

在军事方面，白俄中的反动复国分子卖身投靠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怂恿他们向苏联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特别是流落在中国、日本的白俄，把反攻复国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日本法西斯军部也特别看重白俄中的反动复国主义者的作用，二者勾结起来进行侵华战争。在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机构操纵下，成立了浅野部队、森林警察部队，对苏联进行越境颠覆活动，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犯下了助纣为虐的滔天罪行。

在社会生活方面，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白匪溃兵形成多股白俄叛匪，与中国军阀、土匪、马贼勾结起来，参加军阀混战，乱搞绑票、暗杀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谢苗诺夫、卡尔梅柯夫、阿连阔夫、杜托夫、聂卡耶夫、巴克谢耶夫、弗拉谢夫斯基、安东诺夫等十几股白俄匪军，在日本军部、伪满皇帝溥仪和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及盛世才的操纵下，成为侵略中国、军阀混战、政权角逐、屠杀进步人民的屠夫和工具。

对华人和犹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人们已知之甚多，但对白俄在全世界的分布，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却知之甚少。

对白俄流亡在各地的情况，美国学者在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在合著的《反苏大阴谋》一书中，有精彩描述：

随着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弗兰格尔和谢苗诺夫的白军的溃散，沙皇制度的庞大而陈腐的结构最后倒塌了，在它长期庇护下的暴虐、野蛮和反动的污泥浊水广泛溅

散到四方。残忍的冒险家、没落的贵族、职业恐怖分子、行同土匪的兵痞、可怕的秘密警察以及其他一切曾经参加白色反革命的封建与反民主的势力，现在像一股污泥浊水从俄国倾泻出来。它向西、向东、向南，越过欧洲和远东，流向北美和南美，带去了白卫将军的暴虐狂，黑帮分子虐杀犹太人的理论、沙皇制度对于民主的强烈蔑视、昔日帝俄的深仇大恨、偏见和精神病。

……白俄流亡者走到哪里，他们就为世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培育土壤。

到 1923 年，白俄分子有 50 万居住在德国，40 余万人移居法国，9 万人移居波兰。另外还有几万人定居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诸国、中国和日本、加拿大、美国和南美洲，仅仅在纽约市就居住着 3000 名白俄军官及其家属。

俄国流亡者的总数估计在 150 万人至 200 万人之间。

在总部设于巴黎的“俄国军事联盟”的领导下，在欧洲、远东和美洲都建立了白俄分子的武装部队，他们公开扬言准备重新进犯苏联。

罗扎耶夫斯基获悉法国政府在北非港口比塞大建立的训练白俄反攻苏联的基地，有 6000 哥萨克骑兵部队，保加利亚驻扎着 17000 名白俄军队，波兰有一支 3 万人的白俄队伍；他又得到准确消息，白俄分子在巴黎建立了“托尔格普朗”即“俄国商业、金融和工业委员会”；其后，前沙皇军官和贵族在德国建立了“最高保皇委员会”，制定了在全世界组织白俄反攻苏联的计划。

白俄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旺夏茨基。

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旺夏茨基 1898 年 6 月 12 日生于原俄国波兰省的省会华沙城堡，生日恰巧与彼得大帝是同一天，他便自认为是俄国沙皇后裔。1916 年在彼得堡尼古拉一世皇帝

骑兵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亚历山大·费奥多罗夫娜皇后骑兵第五团任帝国军官候补生，成为穿黑色军服、骑黑马的黑骑兵。

十月革命打破了旺夏茨基的升官梦，他加入邓尼金匪军，因患斑疹伤寒在兵败后幸免于被捕，与医治他病伤的柳巴姑娘结婚，后来他只身逃到欧洲，转往德国康涅狄州，娶了比他大一倍的富商马里恩，结成一对奇异的夫妻。

旺夏茨基利用妻子马里恩的财产建立了“全俄法西斯组织”，规定该党的“原则是帮助俄国人推翻共产主义，并建立一个俄国人民自己的理想政权”，他在美国和欧洲发展法西斯党员，逐渐臭名远扬。

旺夏茨基利用他妻子的金钱，到欧洲、亚洲、南美各地，联络白俄的反苏分子，1933年8月在美国建立了储藏步枪、机枪等军事装备的私人武器库，训练着军服和佩戴法西斯徽章的青年白俄，对苏联进行暗杀和颠覆活动，美国康涅狄克州汤普林出版的白俄报纸《法西斯主义者》有如下报道：

10月7日，A—5号法西斯三人小组制造了一个军用列车事故，根据这里收到的情报，约死亡100人。

在斯塔罗宾斯克地区，由于“弟兄们”的努力，播种工作完全被破坏了，负责播种的几名共产党员神秘地失踪！

9月3日在亲王湖地区，集体农庄的共产党员被167和168号“弟兄”杀死！

旺夏茨基同在美国其他地方的白俄分子彼得·阿凡纳谢夫（化名彼得·科舒巴王子或彼得·阿姆斯特朗）尼古拉·雷巴科夫等勾结在一起，创办了亲纳粹的俄文报纸《俄罗斯》，组织“条顿尼亚协会”，进行反苏活动。

笔者对20至25万白俄逃入中国的情况极感兴趣，做了一些研究。在这本《白俄中国大逃亡纪实》中，将对白俄在中国各地

的活动详加介绍。

白俄分两个方向进入中国：一个渠道是途经中亚细亚，经由新疆，分散到西北城市，再辗转中国各地；第二个渠道是取道西伯利亚，经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等滨海地区进入中国东北，先在哈尔滨混一段时间，部分人留在哈尔滨，逐渐使哈尔滨涂上俄罗斯色彩，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大部分白俄经东北前往北京。

1920年，大批白俄流亡者到达北京，他们举目无亲，便去投奔在北京的东正教主教伊诺肯提乙，请他安排出路。伊诺肯提乙出面向当时的北洋政府申请给以安置，获准在北京天坛临时搭建帐篷暂住，一部分白俄在北京住了下来，一部分白俄经中国政府批准，分散活动，分别到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投奔亲友或自谋出路。

这些白俄分子对苏联怀有刻骨的仇恨，为打回老家恢复昔日的“天堂”，有的与东北的马贼合流出没于中苏边境的深山老林和广阔草原；有的投靠日本关东军和侵华日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苏的工具；有的脱去军装，剪掉长发，穿上修士服，成为东正教神职人员；有的成为日本和西方的间谍；更多的沦为妓女或下层“穷俄”，在死亡线上挣扎，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仇视态度，思想感情倾向革命，有些人成为苏联在佐尔格情报站的重要成员，为苏联搞到不少重要情报。

随着岁月的流失，碍于生活环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白俄分子到中国之后，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他们想像不到的巨大变化，产生了许多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故事，堪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它既是一部凶恶的被推倒的剥削阶级的反攻倒算史，也是时间既长、变化万端的大规模逃亡史；既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又有离乡背井的辛酸泪……

第二章

流窜东北当马贼

日美勾结密谋策划白俄大反叛，
中国东北白俄流亡者遥相呼应。
张作霖想混水摸鱼周旋日俄间，
苏联对日宣战全歼日寇白俄军。

1917 年 11 月 7 日，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闪闪发光的新星，在世界上空冉冉升起。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触怒了美、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它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处心积虑地寻找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

西方帝国主义很快找到了干涉十月革命的借口：1918 年 4 月，原属奥匈帝国的 5 万捷克军队在俄国前线一举倒戈，投向美、日等国组成的协约国一方，请求协约国帮助他们从苏联西部前线经西伯利亚转道回国。

美国最早起而响应，1918 年 7 月 8 日美国政府首先向日本政府提出联合出兵西伯利亚的要求，建议以援救被沙俄军队俘虏的 5 万捷克军队为借口，共同陈兵远东，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时候，日本寺内正毅内阁见十月革命敲响了世界帝国主义的丧钟，也使日本列岛欢呼鼎沸，1918 年爆发了由大米问题引起的“米骚动”，130 多万人参加这次大暴动，日本统治者更对

十月革命的胜利感到恐惧，加之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阀早就梦想建立一个从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一直到西伯利亚的广大殖民地，以干涉十月革命，使远东的苏联领土脱离苏联。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于 1918 年 7 月 16、17 日两天在日本皇宫召开有外相、海相、陆相参加的外交调查会，专门讨论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并于 8 月 2 日抢在西方国家之前发表《西伯利亚出兵宣言》，声称对捷克军团在苏联的“遭遇”深表同情，胡说“决不干涉俄国内政”，目的一经达到，“即迅速撤兵，决不在政治上及军事上侵犯其主权”。

日本政府在发表出兵宣言之后，马上命第十二师团长大井中将指挥步兵一个旅团、骑兵一个联队（团）、炮兵一个联队、工兵一个大队（营）为骨干组成干涉部队，浩浩荡荡地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发，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军司令部。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又指示其驻“白俄最高机关执政者”高尔察克匪帮的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荒木贞夫，迅速与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等白匪军头子取得密切联系，让白俄匪军全力配合日本干涉军在西伯利亚作战。

一、白匪勾结侵华日军当炮灰

荒木贞夫 1909 年至 1917 年任日本驻俄国公使馆武官，是日本陆军的“俄国通”，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个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荒木贞夫是日本陆军中“皇道派”的领袖人物，系主张侵略苏联的“北进论”的首倡者，他对十月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把苏维埃政权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将对中国产生不可估量的“赤色影响”，一旦中国步俄国后尘，将直接威胁日本“先征服中国，后称霸世界战略”的实现，因而一上任便和高尔察克和谢苗

诺夫等频繁接触，唆使高尔察克先攻取西伯利亚，再向西攻取莫斯科；给白卫军中将谢苗诺夫打气，怂恿他打回老家外贝加尔省哥萨克村，允诺将来使其充任苏联沿海州政权的主席。

当时，日本在好几个白卫军头子中选择攻占西伯利亚后的傀儡政权代理人，其中有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库达谢夫、普列希科夫、卡尔姆科夫、加茂夫等，日本人西原征夫在所著《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一书中有生动描述：

当时，日本陆军就由谁充当苏联远东白色政权核心人物的问题争论不休。

可供选择的帝俄时代在远东身据要职的人中有中东铁路长官霍尔瓦特、驻北京公使库达谢夫、流亡哈尔滨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团长普列希拉夫大将等。此外还有黑海舰队司令官高尔察克，以英国为后盾、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时机。他于1917年暮春时节，以视察远东为名，经美国来过日本。

高尔察克超过其他人，但他已经选定英国作为保护者。霍尔瓦特虽然有些优柔寡断，但棱角少，较顺从，比较适合日本人的胃口。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采纳日本陆军的意见，拥立霍尔瓦特。

当时的白俄武装集团，有乌苏里哥萨克首领卡尔梅科夫、阿穆尔哥萨克首领加茂夫等，他们都很剽悍，但是日本陆军当局十分赏识外贝加尔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政治倾向和领导能力，决定予以援助和支持。

谢苗诺夫当时 28 岁，勇气十足，率领约 12000 名士兵，以满洲里为根据地，把马柴夫斯卡亚（满洲里西部）作为第一线，摆开西进阵势，积极与激进派军队展开实力斗争。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之际，为保证派遣军后方和侧翼的安

全，必须同时进入北满并在各要地驻扎部队……自俄国爆发革命起，日本陆军武官就已进入哈尔滨……

起初，狂妄的日本干涉军并未把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的白匪军放在眼里，认为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但苏联红军一举全歼日军田中大队给其当头一棒，一下子把日本干涉军打得晕头转向。

原来，1919年2月25日，日本干涉军田中大队310人奉命到滨海州斯沃博德内一带清剿游击队，那几天下起多年不见的西伯利亚特大雪，积雪厚达半米多，日本干涉军雪中徒步行军，每小时最多只能走半里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俄国人赶的雪橇，才加快了行进速度。

田中大队在零下53度的严寒积雪中行进，极为困难。大队长田中先派搜索队侦察敌情，但是，茫茫无际雪野，哪里去找游击队？搜索一天，毫无所得，正要返回报告，忽然一阵喊杀之声，不知游击队从哪里冒了出来，日本干涉军被三面包围，双方激烈交战，日本搜索队几乎全部被歼，逃出的几个人向田中求援，田中即带该大队主力前往增援，途中正好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

赶雪橇的俄国人看事态紧急，日本干涉军处境危险，不愿再为日本人卖命，就呼啸一声，赶上他们的雪橇刹时间跑得无影无踪。田中大队150余人失去机动能力，暴露在雪地之上，成为苏联游击队雪中射击的靶子，一枪一个全部歼灭。苏联游击队乘胜追击，又消灭了田中大队的后卫队和卫兵。

苏联红军充分利用日本干涉军不习惯寒冷地带作战的弱点，深入发动群众，组织起一支支游击队，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活动，破坏西伯利亚铁路线，四处切断白军电话线，遇到小股日军就包围消灭，遇到日本大部队就躲起来不理，迫使日军忙于修路补线，分兵把守，疲于奔命，惶惶不可终日，随时都感到有苏联

红军和游击队的威胁。

日本干涉军指挥官大井中将急忙去找驻“白俄最高执政者”高尔察克匪帮政权的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荒木贞夫问计，都感到严寒是最大问题：

日军在西伯利亚作战的第一件难事是吃饭，一次野炊最少要用三小时，凡带水分的蛋类、青菜、肉、酒都冻成石头一般的硬块，除面包外都不能直接食用；第二件难事是防寒防冻，日军官兵一出气，热哈气立刻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一层冰霜；手套脱掉，不到几分钟，手腕就冻得不能活动，冻伤手脚者大量出现，冻伤者一般都达到出动部队的 20% 以上。那时候，日军官兵对西伯利亚的气候简直头痛之极，不少人把西伯利亚冬季称为“冬将军”，简直到了“寒冷猛如虎”、“谈冷色变”的程度。

大井将军忧心忡忡说：“荒木将军，你是有名的‘俄国通’，怎样对付‘冬将军’，想必定有办法。如其不然，我大日本皇军，在西伯利亚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荒木贞夫也苦无良策，两人伤透了脑筋。

恰在此时，身穿白卫军中将军服的谢苗诺夫来访，荒木贞夫眼睛一亮，心里有了主张，他笑着对大井中将说：“将军不要发愁，有办法的人来了！”

荒木贞夫今天对谢苗诺夫格外客气，命人献上一杯中国的龙井茶，谢苗诺夫咕咚咕咚几口喝下，一抹那丛浓密的黑胡子，粗犷地笑着感谢日本人从遥远的东方日本国赶来帮助他们对付布尔什维克。

荒木贞夫面带忧容谈了日军作战中遇到的难题，特别提到“谈冷色变”的“冬将军”，谢苗诺夫听了哈哈大笑说：

“有意思，‘冬将军’冷对你们来自海洋性气候的日本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但对我们哥萨克来说，完全不算什么难事！”

荒木贞夫急忙问：“你们有什么好法子？”

谢苗诺夫不紧不慢说：“对零下 40 多度的寒冷气候，生活在当地的哥萨克当然有办法克服，请勿多虑！”

大井急忙问道：“在对付游击队问题上，你有什么良策？”

谢苗诺夫胸有成竹说：“我建议白卫军和日本军队混合编组，起码要两国军队配合作战，由白卫军负责部队机动和野炊，解除你们的心腹之患！”

日军指挥官大井和荒木贞夫听了大喜，当即向日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大将做了汇报，决定日军与谢苗诺夫、加尔米科夫、卡尔穆依科夫等白匪军支队联合作战。

谢苗诺夫的建议果然有效，加之苏联在远东当时只有正规军 2.5 万人，纵贯东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又大部分掌握在反苏维埃势力之手，因而日军和白匪军一度进展较快，相继攻下苏联远东军事重镇伯力、赤塔、海兰泡和斯沃博德内，攻战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等广大地区。

那时候，荒木贞夫和谢苗诺夫等猖狂之极，在荒木贞夫和日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授意支持下，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等白卫军首领在日本占领区内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对布尔什维克和无辜群众大肆屠杀，疯狂报复。凡是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驻扎过的地方，都绞架林立，血流成河，无数的村庄被烧毁。广大西伯利亚人民处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铁蹄之下，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痛不欲生。

在指挥日本干涉军、白卫军大举军事进攻的同时，荒木贞夫与日本间谍头子黑木亲庆勾结白匪军官密谋策划了秘密营救俄国沙皇的行动。白俄军官探听到沙皇一家被关在叶卡捷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市），请求荒木贞夫出面营救。

荒木贞夫觉得这是一桩非常合算的生意：把沙皇救出来可以提高日本的声望，鼓舞日本干涉军的士气，还可以号召更多的国家参加干涉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大功告成后，沙皇将臣属于日

本，起码可以压沙皇，把原属俄国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奉献给日本去占领，日本干涉军还可再杀一个回马枪，使西伯利亚脱离苏联，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

荒木贞夫组织起由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组成的联合部队，由黑木亲庆带领正要出发去救沙皇，苏维埃政府 1918 年 7 月 16 日正式宣布，已将沙皇一家处决，荒木贞夫和白匪军首领大失所望，又对苏联红军展开疯狂进攻。

那时候，谢苗诺夫得意异常，他率领白匪军配合原驻中国东北的日军第七师团一举攻克苏联远东重镇赤塔，进而占领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区，离日军答应他充当苏联沿海州独立政权主席的距离不远了，谁知毕竟从事的是反革命战争，苏联红军发动凌厉攻势，击毙高尔察克，谢苗诺夫支队受到沉重打击，荒木贞夫和日本干涉军被迫撤回日本，谢苗诺夫率领他的白卫军撤入中国东北。

1918 年至 1922 年，大约有 25 万白俄通过中苏边界涌入远东。对大批白俄蜂拥进入远东的情况，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斯蒂芬在所著《满洲黑手党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一书中有生动描述：

从 1918 到 1922 年，西伯利亚是红军和白军之间激烈斗争的场所……设在鄂木斯克的白军政府的首领、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设法勉强维持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部沿线的秩序。这条铁路作为运货马车和河运船只之外的惟一运输手段，是白军不可缺少的生命线，也是东去难民的一条最明显的逃路路线。1919 年春高尔察克进犯乌拉尔的失败，是人流开始大泛滥的信号。由于红军队伍从西部涌入西伯利亚以及红军游击队在东部制造恐怖，白卫军的败兵完全瓦解，仓皇夺路向太平洋方向溃逃。夹杂着士兵、农民、政

客、官僚、商人及其家属的人群向着已经堵塞了的铁路蜂拥而来，拼命要在任何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列车上获得站脚之地，但是捷克军团和外国顾问征用了所有能用得上的车辆……

难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白卫军伙伴同样也干坏事。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土豪们利用中央政权垮台的机会，掠夺那些通过他们地盘的无依无靠的人们。像格里高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那样的哥萨克首领则在满洲和滨海地区开设避难所，从中向逃难的同胞榨取重税。

二、中国与苏俄协商处理白俄

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大批白俄溃兵，是中国当局极为头痛的问题，不得不设法与苏维埃政府协商处理办法。

191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为维持边境治安，派人与苏俄红军代表在中苏边境的马磴子会晤，阻止苏俄红军为追击白卫军而进入中国境内，苏俄红军代表答应中国代表的要求，但又提出交涉。

苏俄红军代表要求中国政府把谢苗诺夫匪军驱逐出境，或将其解除武装，然后又提出新的问题说：

“伊满之车（伊尔库茨克通往东北的火车）数日不通，现有华工2000余人，并中、日驻（俄）使（节）均在途中停滞，食料缺乏，急需开车，请允许这趟火车开到满洲时，由华军担任保护，免受谢苗诺夫匪军所扰。”

张焕相接到部属的报告后，答应伊尔库茨克的火车可以开往东北，但进入东北后要接受中国军队检查，火车上如有武装或可疑的人。即予解除武装扣留。

张焕相又派人前往满洲里，与苏俄红军代表几经磋商达成口头协议，规定苏俄红军不侵犯中国边境，中国军队不赞助白俄匪军谢苗诺夫部队：（1）前所要求解除谢苗诺夫部队武装及驱逐出境一事暂作无效；（2）谢苗诺夫部队三星期以内不出东北边境攻击苏俄红军，中国部队获得有关消息，提前一星期通知苏俄红军；（3）苏俄红军一律遣回大乌里以西，斜拉米、马磑子二站，只准驻苏俄红军 10 名；（4）自 1918 年 3 月 17 日起，中国开往苏俄的火车，苏俄在大乌里检查；苏俄开到东北的火车，中国军队在 86 号小站检查。

其后不几天，又有 17 个白俄进入中国境内，中国海关将其扣留后交给谢苗诺夫匪军看管，苏俄政府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研究处理方案后通知黑龙江省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张焕相称：

“谢（苗诺夫）的地位我既未正式承认，不能明示袒护。如使谢苗诺夫部队看管新俘，即系明示袒护，且以中国海关，反借助于谢（苗诺夫）兵，亦有伤国体。”

黑龙江省长兼督军鲍贵卿也认为，让谢苗诺夫匪军看管流窜到东北的白俄的作法不妥，亲自与东北海关交涉，但东北海关帮办说，交谢苗诺夫匪军看管越境白俄的办法，系由北洋政府税务司核准，未便更改。鲍贵卿将此情况上报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外交部与税务总司交涉解决。

当时谢苗诺夫匪军在中苏边境来回流窜活动，经常在中东铁路上进行抢劫，苏俄代表于 1918 年 3 月 15 日在马磑子车站会晤中国黑龙江省督军署参谋部参谋黄鸾鸣提出交涉，黄鸾鸣提议苏俄红军对谢苗诺夫匪军停战 20 天，中国方面许诺三项条件：（1）不放谢苗诺夫分子进入苏俄境内；（2）恢复中东铁路客运，谢苗诺夫不干预路务；（3）恢复电信。

北洋政府追随西方帝国主义准备参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千